十有五年ノ條

[illegible]

樂容儀立容儀

容儀立容

容儀立

人

風流

種德新編序

余十餘歲受小學書於過庭讀至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惕然有動於中曰自思非必一命士為然人固當皆如此但雖有愛物之心若夫濟人必一命以上者之所為也友人李子正嘗謂於余曰子於聖賢之言有所心悅者乎余應之曰聖賢之言無非可悅然余於小時偶感程子愛物濟人之語至今銘于心子正曰我則於論語中見賢思齊之言心誠悅之余於是[illegible]知人皆有好於聖賢之一言

也李文靖之言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終身誦之可也古人亦如此每觀古書有愛物濟人底事必欣然記之並記古人釋疑卞姦之事附於其下夫愛物本於仁濟人本於義釋疑本於智皆人性之所固有而藹然闓發者也誠能自牖而明之則可以擴充而盡其性矣余雖不敏欲效其爲而鹵莽棲屑一無所施然其好此之心終不懈也日積而成卷名之曰種德新編蓋欲觀而益勉且付子孫而爲勸用子正惪齊之心爲文正終身之誦若曰有所爲而爲之譏以

釋氏因果之説者非知我者也歲甲申仲夏潛谷老
人書

種德新編卷上

潜谷山人 集錄

楚孫叔敖為嬰兒出遊而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母曰今蛇安在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吾恐他人復見已埋之也母曰無憂汝不死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報以福人聞之皆諭其為仁也

雋不疑為京尹每行縣錄囚還母問平反幾何不疑曰有母即喜笑或無所出母怒為不食

馬援遊隴漢間謂賓客曰丈夫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因處田牧有馬牛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歎曰殖財貨
貴能賵施也否則守錢虜耳盡以朌昆弟故舊

後漢韓韶太山賊舉僞號連年不能破韶以三府掾
選為嬴長賊聞其賢不入其境餘縣多被寇盜流入
縣界者甚衆韶開倉賑之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
溝壑之人以此得罪含笑入地矣太守聞韶德竟無
所坐

後漢尚書令符稚為人樂施乞人塡門嘗曰天下物

何常吾今日富後日貧耳忽一日不施則意不泰
後漢揚寶華陰人年七十曰行至華山見一黃雀被傷墜地為螻蟻所困寶見而憐之曰收巾箱中採黃花飼之經旬日瘡愈旦去暮來忽一朝変為黃衣年少見寶下拜持玉環一雙贈之曰俾爾壽年九十三而終俾爾子孫四世為三公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
羊公雍伯雒陽人性篤孝父母終葬無終山遂居焉山八十里上無水公汲水作義漿於坂頭行者皆飲

之三年有一人就飲飲訖出石子一升與之使至高平好地有石處種曰種此可生好玉又得好婦語畢不見後種其石數歲時時往視玉子生人莫知有徐氏北平著姓女甚有名時人求多不許公乃試求徐氏徐氏以為狂乃戲云以白璧一雙來當聽為婚公至所種石中得五雙白璧以贄徐氏徐氏大驚遂以女妻之天子異之名其地曰玉田

平輿闞敞為郡五官掾太守第五常病以奉錢百三十萬寄敞敞埋置堂上後常舉家患死唯有孫孫九

歲臨死語云吾有錢三十萬寄掾闞敞孫長大來求
敞敞見之悲喜取錢盡還之孫曰祖唯言三十萬爾
今及百三十萬誠不敢當敞曰府君疾困謬言爾郎
君無疑

晉毛寶十二歲時行於江口見漁人釣一白龜寶以
錢贖之放之江中後二十餘年寶守邾城與石虎將
軍交戰戰敗投江脚如踏石渡寳至岸回首視之乃
昔時所放白龜也長四尺餘廻至中流猶反顧有不
忍去之意

劉嶷之隱居荊州年饑衡陽王義季饋嶷之餱饔餉錢十萬嶷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而盡

殷仲堪遊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門前溝忽起為岸其夕有道士自稱徐伯玄感君之惠仲堪因問門前之岸何祥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為洲君將任州言終而沒後果為荊州刺史

陳宣帝時楊州人嚴恭江行逢漁舟問之云有龜五十頭恭用錢五千贖之放行數十步漁舟乃覆其夕

有烏衣五十人扣桼門謂其父母曰賢郎附錢五千可領之緡皆濡濕父母雖受錢恠其無由及桼歸問乃説贖龜之異

隋李士謙躬處節儉每以振施為務仁心所感群犬生子交共相乳或謂士謙子多陰德答曰夫言陰德其猶耳鳴已獨知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

唐程名振將兵徇河北夜襲鄴俘其男女千餘人去鄴八十里閱婦人乳有湩者九十餘人悉縱遣之

貞觀元年青州有謀反者逮捕滿獄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等覆按之仁師悉去杻械止坐其魁首十餘人孫伏伽曰足下平反者多恐人情貪生見其徒侶得免未肯甘心耳仁師曰治獄當以仁恕為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寃而不為伸耶萬一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及勅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無枉請速就死無一人異辭者

狄梁公出刺豫州時越王兵敗支黨二千餘人論死公釋其械密疏皆非本意詿誤至此有詔悉謫戍父

老問勞曰狄使君活汝耶因相與哭
齊澣調蒲州司法叅軍有父子連坐論死者澣曰條
落則本固奈何俱死議貸其父太守不聽固爭卒原
李勉少貧俠客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疾且死出
白金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爲我葬餘則君自取
之勉許之既葬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謁勉共啓墓
出金付之
裴晉公質狀眇少相不入貴屢屈名場頗亦自惑會
有相工在洛中公特造之問命相工曰郎君形神稍

異於人不入相若不至貴即當餓死今則殊未見貴處可別日再訪公出遊香山寺徘徊于廊廡間忽見一素衣婦人致緹褶於僧伽欄楯之上祈祝良久瞻拜而去少頃度方見緹褶在舊處知其遺忘也又料追付不及遂收取以待至日暮竟不至度挈歸逆旅詰旦復携往寺門始闢覩婦人疾趨而至憮聲惋歎度從而問之曰阿父無罪被繫假得玉帶一犀帶一直千餘緡以賂要津不幸失去於此今老父不測之禍無所逃矣度憮然復細詰其物色因以授之婦

人拜泣請留其一度笑而遺之尋詣昔相者相者
驚歎曰此必有陰德及物前途萬里非某所知也
出摭言
唐韋丹四十未第嘗乘蹇驢至洛陽中橋見漁者得
一黿長數尺置于橋上呻吟餘喘須臾將死群萃觀
者皆欲買而烹之丹獨憫然問其直幾何漁曰得二
千則鬻之乃以所乘劣衛易之放之於水中徒行而
去時有胡蘆先生行止迂怪占事如神後數日韋因
問命先生欣然曰翹望數日何來晚也我友人元長

史談君義不容口誠託求識君子便可偕行韋曰先
生誤矣但為某決窮途先生曰君之福壽非我所知
元公即吾師也相與扶杖至通利坊靜曲幽巷見一
小門胡盧即扣之食頃而有應門者迎入數十步入
板門又十餘步見大門製度宏麗擬於公侯之家有
丫鬟數人皆極殊美異香滿室俄有一老人鬚眉皓
然身長七尺褐裘韋帶從二青衣而出自稱曰元濬
之向韋盡禮韋驚急趨拜曰某貧賤小生不意丈人
過垂採錄老人曰將死之命為君所生恩德如此豈

容酬報仁者固不以此為心然受恩者思欲殺身報
效耳韋乃矍然知其為黿也然終不顯言之遂具珍
羞流連竟日既暮者辭歸老人即於懷中出一通文字
曰知要問命故輒于天曹錄得一生官祿行止所在
聊以為報凡有無皆君之命也所貴先知耳又謂胡
蘆曰幸借吾五十千文以充韋君改一乘早決西行
韋再拜而去明日胡蘆載五十文至逆旅中賴以救
濟其文書具言明年五月及第某年作某官歷官一
十七政最後遷江西觀察使到後三年廳前皂莢樹

花開當有還改壯歸矣其後遂無所言韋常寶持之後至江西觀察使每授一官日月無所差異洪州廳前有皀莢樹一株其俗相傳此樹有花地主大憂元和八年韋在位一旦樹忽生花韋遂去官至中路而卒初韋遇元長史也頗恠異之後每過東路即于舊居尋訪不獲問於胡蘆曰彼神龍也處化無常安可尋也韋曰若然者安有中橋之患曰屯難困厄凡人之與聖人神龍之與蠕蠕皆一時不免也又何得異焉出河東記

唐劉弘敬字元溥世居淮淝資財數百萬長慶初有善相人逢元溥曰君財甚豐矣然更一二年大期將至如何元溥涕泗曰壽夭者天也先生其奈我何相人曰夫相不及德德不及度量君雖不壽而德且厚至於度量尤寬夫一德可以消百災勉而圖之吾三載當復此來元溥流涕送之乃為身後之計有女將適抵維揚求女奴資行用錢八十萬得四人焉內一人方蘭蓀者有殊色而風骨姿態殊不類賤流元溥詰其情久而乃荅曰賤妾死罪無復敢言主君既深

訏之何敢潛隱其代為名家父以早官淮西不幸遭吳寇因姓與寇同疑為近屬身委鋒刃家仍沒官以此湮沉無處告訴骨肉悉被官軍攻掠賤妾一身再易其主今及此焉元溥太息久之因問其親戚知其外氏劉也遂焚其券收為甥以家財五十萬先其女而嫁之蘭蓀既歸元溥夢見一人被青衣秉簡望塵而拜迫之潸然曰余蘭蓀之父也感君之恩何以報之其聞陰德所以動天地也今君壽限將盡余當為君請于上帝後三日復夢蘭蓀之父立於庭紫衣

象簡侍衛甚嚴前謁元溥曰幸得請君於帝帝許我延君壽二十五載而富及三代曰嗚咽再拜而去元溥未甚信後三年相者復至迎而賀曰君壽延矣有陰德上動於天自今後二十五載慶及三代

唐咸通中吉州牙將李贇得疾將死忽夢入冥司見主吏曰嘗出七人性命合延十四年吏執簿書以取上命久之出謂贇曰事畢矣遂命使者領送還家至一高山推落乃寤自是疾漸平愈後十四年終

唐范明府者忘其名頗曉術數選授江南一縣宰自

課其命云來年秋祿壽俱盡將出京又訪于日者日者曰子來七月數盡胡為遠官哉范曰某固知之一女未嫁利薄俸以資遣耳及之任買得一婢子詰其姓婢曰姓張父嘗為某堰官兵寇之亂略賣至此范驚起問其父名乃曩昔之交契也謂其妻曰某女不憂不嫁悉以女粧奩擇邑客謹善者配之秩滿歸京日者大駭曰子前何紿之甚筭子祿壽俱盡今乃無恙非甲子差謬即當有陰德為報耳子之福壽未可量也後歷官數任而終

後唐張居翰為樞密使蜀王衍既降詔遷其族於洛陽莊宗慮衍為變遣中使賫詔殺之詔云王衍一行並宜殺戮其詔已經印書時居翰在密地覆視其詔乃揩去行字改為家字及衍就戮止族其家近屬而已其偽官及從行者尚千餘人皆免其枉濫

竇禹鈞范陽人為人素長者先有家僮盜用房錢二百千慮事覺有女年十二三自寫券繫女臂云永賣此女與本宅償所負錢自是遠遁禹鈞見而憐之即焚其券以其女囑妻曰善撫養之既笄復以二百千

擇良配得所歸後僕聞之乃歸感泣訴以前罪禹鈞不問同宗外姻有喪不能舉公出錢葬之曰公而葬者凡二十七喪凡女貧不能嫁者公為出錢嫁之曰公而嫁者凡二十八人故舊相知雖與公有一日之雅遇其窘困必擇其子弟可委以財者隨多寡貸以金帛俾之興販由公活者數十家四方賢者賴公舉者不可勝數家惟儉素器無金玉之飾室無衣帛之妾於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巻禮文行之儒延致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無問識不識有志為學

者聽其自至故由公之門登貴仕者前後接踵來拜
公之門及公之巨蒙恩深者有持心喪三年以報遺
德生五子儀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侃左補闕偁叅
知政事僖起居郎馮瀛王道贈公詩云燕山竇十郎
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年八十二別
親戚談笑而盡 范仲淹陰德記

竇諫議禹鈞嘗曰元夕往延慶寺燒香忽於後殿階
側拾得銀二百兩金三十兩遂持歸明朝侵晨詣寺
守候失物主須臾見一人涕泣至公問所曰其人具

以實告曰父犯刑至大辟偏懇至親貸金銀若干將贖父罪暮以一相知置酒酒酣忽失去今父罪已不復贖矣公驗其實遂與同歸以舊物還之加以憪憫復有贈賂

曹彬討蜀初成都有獲婦女者彬悉閉于一第竅以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密衛之洎事寧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備禮以嫁之

曹武惠王彬國朝名將勲業之盛無與為比嘗曰自吾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

居堂屋欒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墻壁尾石之間百虫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

李文靖公素有長者譽一世僕適宅金數千斤忽一夕遁去有女將十歲姜姿格自寫一卷繫於帶願賣於宅以償焉丞相大惻之祝夫人曰顧如己子育於室訓教婦德俟成求偶嫁之至請夫人親結縭以主婚然而務在明絜如所誨及笄擇一婿亦頗良具奩幣歸之女範果堅白其二親後歸京聞之論感公刻心骨丞相病夫婦刲股為羹饋之至薨衰絰三年以

報湘山野錄

王文正公旦任事人人有謗公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日者上書言宮禁事請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曰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為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

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
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
張忠定公詠在成都府嘗夜夢謁紫府真君接話未
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兼濟以幅巾道服
而趨真君降階接之禮頗隆盡且揖張公坐承事之
下詢顧詳欵已有欽歎之意公翌朝即遣典客詣西
門請黃承事營戒令具常所衣服来比至果如夢中
所見公即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蒙真君厚
遇如此且居其之上座耶兼濟云無他長惟每歲遇

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糴至明年禾麥未熟小民
艱食之際糶之價直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者初
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曰此承事所以坐綦之
上也令索公裳二吏掖之使端受四拜黃公後裔繁
衍至今在仕路者比比青紫
向文簡公敏中在京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止主人
不許僧求寢於門外車廂中許之夜中有盜入其家
自墻上扶一婦人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
不為主人所納且強求宿今主人亡其婦及財明日

必執我詣縣矣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中忽墮眢井則婦人已為人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亡財及子婦屍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與子婦奸誘與俱亡恐為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其中贓在井傍亡失不知何人所取獄成言府府皆不以為疑獨敏中以贓不獲疑之引僧詰問數四僧服罪但言某前生當負此人死無可言者敏中固問之僧乃以實對敏中因密使吏訪其賊吏食於村店嫗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

也問之曰僧某者其獄何如吏給之曰昨日已笞死於市矣嫗歎息曰今若獲賊何如吏曰府已誤決此獄矣雖獲賊亦不敢問也嫗曰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此村年少某甲所殺也吏曰其人安在嫗指示其舍吏就舍中掩捕獲之案問具服并得其贓一府咸以為神也

韓忠獻公琦重恩義賙人之急視財物如瓦礫糠粃不以恩其意既乏則指已服用玩好或脫取家人簪珥與之士歸趍之無遠近公不厭踈戚與交舊之孫

子寒窶無所托而依以為生者常十數家少善尹師魯師魯已罰俸畀其孫為直其寃于朝仍奏錄其子

韓魏公知并州河東俗雜羌夷用火葬公為買田封表刻石著令使得葬於其中人遂以焚屍為恥

范文正公在淮陽遣堯夫到姑蘇搬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何也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而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去到家

公遣屬僚收無主燼骨別男女異穴以葬又擻一路諸郡皆傚此不可以萬數計刻石以記歲月

薛簡肅公奎為蜀以惠愛得名民有老嫗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為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

東坡外祖程公逸諱仁霸眉山人攝本縣録事叅軍眉山有得盜蘆服根者所持刀誤中主人尉幸賞以刼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太守將慮囚囚坐廡下泣涕衣盡濕公適過之知其寃咋謂盜曰汝寃盍自言吾

為汝直之盜果稱冤公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殺盜公坐訴囚罷歸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晝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服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我叩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死公是以至今公壽盡今日我為公擔荷而往暫待即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盈門矣公具語家人沐浴就寢而卒輒勿聞此語已而外祖父壽九十舅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為監司者三人玄孫官學益盛而尉掾之子孫微矣大全集

趙清獻公得虔州虔當二廣之衝行者常自虔易舟而北公間取餘村造舟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仕宦之家有父兄没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遣當具舟載之至者既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於道

趙清獻公嫁兄弟之女以十數皆如己女在官爲人嫁孫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暴骨及貧無以殮且葬者施棺給薪不知其數

方諫議謹言爲侍御史時丁謂貶遣謹言籍其家得士大夫書多干請關通者悉焚之一不以聞世稱其長

者
二宋丱角之年同於黌舍肄業有胡僧見而謂曰小宋他日當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餘年春試罷復遇僧於廛邸僧執大宋手而驚曰公風神頓異昔時若能活數百萬命者大宋笑曰貧儒何力及是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公試思之大宋俛思良久乃笑而言曰旬日前所居堂下有蟻穴為暴雨所侵群蟻繚繞穴傍吾乃戲編竹為橋以渡之由是蟻命獲全得非此乎僧笑曰是也小宋今歲固當首捷

然公不出小宋之下二宋私相語曰長也一歲固無兩魁比唱第小宋果中首選章獻太后當朝不可以弟先兄乃以大宋為第一小宋為第十始信僧言不妄

錢宣靖公若水為同州推官知州性褊急數以胸臆決事不當若水固爭不能得輒曰當陪奉贖銅爾已而果為朝廷及上司所駁州官皆以贖論知州愧謝已而復然前後如此數矣有富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女奴父母訟州主州命錄事參軍鞫之錄事嘗

貧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尸
水中遂失其尸或為元謀或從而加罪皆應死富人
不勝搒楚自誣服具獄上州官審覆無反異皆以為
得實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廳
事詬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若水笑謝曰今
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留熟觀其獄辭耶留之且旬
日知州屢趣之不能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朝詣知
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
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使人送女奴於

知州所知州垂簾引女奴父母問之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之賜則某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非我也其人趍詣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其人不得入繞墻而哭傾家貲以飯僧為若水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寃死者數人欲為之論奏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寃死耳論功非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為若水功當置録事於何地

耶知州歎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録事詣若水叩頭
愧謝若水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於是遠近
翕然稱之未幾太宗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半年為
知制誥二年至樞密副使

尚書彭公汝礪少時師事桐廬倪天隱天隱亦竒之
及官保信迎天隱置于學執弟子禮事之天隱死無
子公為并其母葬之又葬其妻又割俸資其女同年
宋滂未官而死公經理其後不啻家人蓋其篤行如
此

種德新編卷中

晉大夫魏犨有嬖妾無子犨疾命其子顆曰必嫁是疾革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後顆與秦戰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老人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伍子胥與楚太子建之子勝自鄭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胥步走幾不得脫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

舩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劒曰此劒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劒耶不受

漢于公東海郡人為獄史決獄平郡中為之立生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自經死姑女告婦殺我母吏驗治孝婦自誣服于公以為此婦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不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于公曰孝婦不當

死前太守強斷之咎倘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
孝婦冢曰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
伏湛字惠公琅琊人為平原太守更始時天下驚擾
湛謂妻子曰今民皆饑柰何獨飽乃共食麤糲悉分
俸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光武時為大司徒
袁安字邵公拜楚郡太守時楚獄連繫者數千人自
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按獄理其無明驗
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為不可安曰如
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遂分別具奏明帝感悟即報

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贓罪鞫人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所不忍為也

趙熹字伯陽宛人也為平原太守平原多盜賊熹與諸郡討捕斬其渠帥餘黨當坐者數千人熹上言惡惡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師近郡帝從之乃悉移置潁川陳留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謌之

李善字使孫本南陽李元家奴元家人疫死盡而巨

富唯有一孫名續祖尚在孩抱諸奴欲共害之分其財善乃密負續祖逃避山中哺養乳乃自生汁至年十餘歲出山告縣令鍾離意意悉追其奴殺之而立續祖先武拜善為太子舍人後至日南九真守善後在少室得仙道焉

史弼字公謙陳留人為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諸郡承望風旨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誣陷甚衆唯弼獨無所上詔書切責從事坐傳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

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民户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獄奏弼欺隱會黨禁中觧弼以俸贖罪得免濟活者千餘人

王忳字少林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謂我當到洛陽而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絶忳鬻金一斤營殯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忳亭長初到日

有馬馳入庭中而止大風飄一繡被墮忳前即言於
縣縣以歸忳後乘馬到洛陽馬奔走突入他舍主人
見之喜曰今擒盜矣忳具說其狀主人曰卿何陰德
致此忳曰說葬書生事主人驚號曰是吾子也姓金
名彥大恩久不報天以此彰卿德耳厚遺忳忳辭讓
而去

李大亮京兆涇陽人遷安州刺史以破輔公祏功賜
奴婢百口謂曰而曹皆衣冠子女不幸破亡吾何忍
錄而為隸乎縱遣之高祖聞而咨嗟更賜俚婢二十

凡葬宗族無後者三十餘柩賞賜加焉殁後所育孤姪為大亮行服如所親者十餘人隋末李密寇東都大亮戰敗被擒賊將張弼異之竟執百餘人皆死獨釋大亮唐高祖入關大亮官至尚書常以弼脫其死求之不能得一日識諸塗持弼泣悉推家財與弼拒而不受乃言於帝曰臣今事陛下張弼力也願悉臣官爵授之帝為遷弼中郎將代州都督

羅道琮蒲州人貞觀末徙嶺南有友人同斥者死將襄閒臨終泣曰人生有死獨委骨異壤耶道琮曰若

還終不使君獨留此瘞路左去歲餘遇赦歸方霖潦
積水失其殯處道琮慟諸野波中忽若盆沸者道琮
曰若尸在可再沸祝已水復沸湧乃得尸還鄉道中
夜宿行店彷彿見其友告曰君厚德不間存亡名位
將不止此尋擢明經仕至太學博士爲時名儒
唐臨字本德京兆長安人爲萬泉丞有輕囚久繫方
春農事與臨說令可且出囚使就畝令不許臨曰
有所疑丞執其罪令移疾臨悉縱歸與之約囚如期
還再遷侍御史持節按獄交州出寃繫三千人累遷

大理卿高宗嘗録囚臨占對無不盡帝喜曰為國之要在用法刻則人殘寬則失有罪惟是折中以稱朕意他日復訊囚餘司斷者輒紛訴不已獨臨所訊無一言帝問故荅曰唐卿斷囚不寃所以絶意帝嘆曰為獄者固當若是後官至吏部尚書

徐有功名弘敏以字顯擧明經累補蒲州參軍為政仁不忍杖罰民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累遷司刑武后僣位以急變相告言者無虗日朝野震恐無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顔爭枉直后

厲語折抑有功爭益牢常持平守正以執據寬罔九
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至亦不喜后以此重之
所全活不可勝計酷吏為少衰

郭震字元振魏州貴鄉人以字顯年十六與薛稷趙
彥昭同為太學生家嘗送貲錢四十萬會有縗服者
叩門自言五世未葬各在一方今欲同時遷窆乏於
貲財願假以治喪震遂與之無少吝以車一時載去
略無留者卒不問其名氏深為薛趙所誚而震怡然
十八舉進士立功邊陲遷吏部尚書封代公

崔郾字廣略貝州武城人家不蓄貲有輒周給親舊男女未婚死者未葬皆為營辦居室庳陋無廊廡霖雨則張盖為虢州觀察使政治以寬經月不笞一人事憲穆敬三宗多所諫正遷禮部尚書卒于官崔氏四世同㸑居光德里營一便齋宣宗聞而嘆曰一門孝友可為士族法因題曰德星堂

白敏中應舉屢不第詣胡蘆生問命生殊不許後入安上門見一婦人以新紫帕封裹一物令女奴捧之因在閣中女奴力勸置于門閫上車馬騈集婦人女

奴忽相失乃遺帕裹在闕傍敏中為守護至日晏竟不至忽頃人號泣而来敏中問之曰夫犯極刑有賍救護者惟欲寳帶今晨遺失夫不免極刑矣敏中即以帯還之頃人泣謝曰公秉心正直不貪財如此天地鬼神必鑑公之德将大顯于時以享厚報也遂再拜而去明日又見胡蘆生生曰秀才必種陰德前程非其敢量也

唐山陽孫泰好義守操有古人風甞於都市遇銕鐙臺買之既磨洗即銀也泰徃還之中和中将家于義

興置一別墅用錢二百緡既半授之矣秦遊吳興郡約回日當詣所止居兩月秦回復以餘貫授之俾其人他徙于時覩一老嫗長慟數聲秦驚悖召詰之嫗曰老婦嘗逮事吾姑於此子孫不肖今為他人所有故悲耳秦撫然久之因紿曰吾適得京書已除別官固不可駐此也所居見命爾子掌之言訖而去不復返矣

范元之衢州人也素貧篤志讀書盛暑浴于水邊得金銀一袋於岸故謂其子曰世人以財為命萬一彼

失此者自經於溝壑枉喪性命將如之何翌朝父子
携金子岸待之果有一婦悲號而至元之詰其故曰
夫坐獄當死易田得金至此失之元之即以還之婦
分與亦不受既而鄉里年少無知者反誚其不能取
金經營生理空自守貧元之笑而不荅因自歎曰吾
平生安分不貪豈可啚他人之財以厚於己而汚吾
之名哉識者賢之

程彥賓爲羅城使進攻遂寧之日左右以三處女獻
皆蔚然有姿色時公方醉謂女子曰汝猶吾女安敢

相犯因手自封鎖置于一室及旦訪其父母還之皆泣謝曰頎太守早建旌節彥賔曰旌節非敢望但得死而無病便是好也其後官至觀察使年九十七無疾而卒

劉翺京兆萬年人少警頴及長歷顯官俸祿悉分宗族家無留藏其在山南節度幕時峒寇嘯聚據雲南翺引兵破賊裨將欲屠城翺不許但除首從餘皆全活河西有溺子之風翺嚴其禁所活者數千一日舟行見有赴水求死者翺力救之詢其所以則云欠錢

六十貫追捕日迫無可還者翺曰錢易得人命難得悉貸錢還之後翺以開國致仕子孫致祭祠下者三四百人帛幽亦以金吾將軍向居崇安劉韐劉子羽皆其後也

王永字方贄成都華陽人太宗時爲右補闕吳越納土受命往均兩浙雜税先是兩浙田税畝三斗永悉令畝出一斗使還責以擅減税額永對曰畝税一斗天下之通法兩浙即爲王民豈當復循僞國之法太宗從其說凡畝税一斗者自永始惟江南福建猶循

舊額蓋當時無人論列遂爲永式永珪之祖也
王祐字景叔大名人宋太祖遣使魏州告曰使還與
卿王溥官職魏州節度使符彥卿太宗夫人之父也
飛語聞於上祐往別太宗於潛邸太宗却左右欲與
之語祐經趨出至魏得彥卿家僮一人挾勢爲横以
便宜決配而已及還朝太祖問曰汝敢保符彥卿無
異意乎祐曰臣與彥卿家各有百口願以臣之家保
彥卿且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致享國不長願
陛下以爲戒太祖怒其語直貶護國軍行軍司馬華

州安置七年不召祐赴與時親賓送于都門外曰意
君作王溥官職矣祐笑曰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
郎者旦也太宗即位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見而卒
陳堯佐字希元堯叟弟也嘗知壽州遭歲大饑自出
米為糜以食餓者吏民以故皆爭出米共活數萬人
堯佐曰吾豈以是為私惠耶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
而使其從之樂也後為兩浙轉運副使錢塘江篝石
為堤堤再歲輒壞堯佐令下薪實土堤乃堅久徙滑
州造木龍以殺水怒又築長堤移并州汾水暴漲植

柳萬本作柳溪民賴其利

張慶汴京人也三歲父母俱亡養於外戚趙氏祥符間慶司獄嘗以矜慎自持日躬視掃滌至暑月尤勤每戒其徒曰人之罹於法豈得已哉我輩以司獄爲職若不知所重則罪者何所赴訴耶飲食湯藥卧具必加精潔嘗爲好言教獄囚果有罪當自認毋誣良善以重己過不訊考而疑獄常決獄官往往屬意焉慶年八十二一夕無疾而卒

韓魏公在政府時以三十萬錢買女妓張氏姿色甚

屢券成張忽泣然公問其故張謝以良家子也流落至此不覺墮淚公曰爾初不以實告吾無用爾命焚券且逐去張惶怖遽吐其情曰妾本借職郎郭守義妻也守義前歲官湖南部使者挾私劾以贓官今秋高歲晚家恐盡室餓死京師願身役于人以活守義兒女公惻然憫之乃留券遣張持三十萬錢還舍且令語守義贓官果非辜可訴之朝事白汝却歸我家張欣然而去郭後得辯雪且得調淮右見闕張來如約公不使至前遣人謂之曰吾位宰相豈可妾士人

妻向者緡錢費用應盡取前日券包金二十星助汝之官善視郭氏兒女張不得見望門涕泗感激百拜而去

王曾字孝先初居京師過甜水巷聞子母二人哀哭之切因詢其隣云其家以官逋四萬錢計無所出止有一女將鬻客錢以償其官旦夕分離無復相見所以哭之甚哀切也曾乃訪其家詢之無異因謂其母曰汝女可賣與吾仕官往來時得相見遂以白金與之令償其客約三日取逾期不至其母復訪曾之所

館而曾已行矣
歐陽觀脩之父也嘗為泗綿二州推官留心於讞獄
惟恐不得其情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妻問之曰
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妻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
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時脩纔三歲回顧乳
者方抱之立於傍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在戌將
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言告之
明年祥符庚戌果卒脩既成立其母嘗告以此語且
曰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

歐陽脩初以學問文章為天下所宗張芸叟初遊京師見脩多談吏事張疑之且曰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為欲聞者今見先生多教人吏事所未諭也脩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守官夷陵方壯年未厭學欲求漢史一觀彼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為有以枉為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芸叟起謝

富鄭公知鄆州徙青州河朔大水饑民流京東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流民死者為大塚葬之謂之叢塚自為文祭之從者如歸市有勸弼非所以處疑弭謗禍且不測弼傲然不顧曰吾豈以一身易此六七十萬人之命哉卒行之愈力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

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登第為揚子尉縣大水民被溺令不能救宿率公私船活數千人知湖州築石

塘百里捍水患既去而人思之名其塘曰胡公塘與一僧善僧有秘術能化瓦石為黃金且死將以授宿使葬之宿曰後事當盡力他非吾所冀也僧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

吳奎字長文濰州北海人初與鄉人王彭年善彭年客死京師奎使長子主其喪事周卹其家嫁其二女焉及他姻族有不能自存者為畢嫁娶又以錢二千萬買田北海號曰義莊以賙親戚朋友之貧乏者後官至參政謚文肅

陳洎為開封府功曹時章獻太后臨朝族人杖殺一卒洎當驗死太后遣中使十數輩諭吏吏惶懼欲以病死聞洎獨正色曰彼宗寃死待我而伸奈何懼罪而驗不以寔乎爾曹勿預吾當任咎乃自為牘以白府尹程琳琳喜曰官人用心如此前程非琳所及亟索馬入奏雖大忤旨而公論歸之既而太后原其族人洎不及罪

滕元發字達道東陽人舉進士知鄆州時淮南京東饑元發慮他民且至將蒸為癘疫先度城外廢營地

召諭富室使出力為席屋一夕成二千五百間井灶器用皆具民至如歸所全活五萬人後為龍圖閣學士七十一卒謚章敏

朱承逸居霅之城東門為本州孔目官樂善好施嘗五鼓趍郡過駱駝橋聞橋下哭聲甚哀使僕視之有男女攜妻及小兒在焉扣其所以云負勢家錢三百千計息已數倍督索無以償將併命於此朱惻然遣僕護其歸且自往其家正見債家悍僕群坐於門朱因以好諭之曰汝主以三百千錢之故將使四人死

縊木於汝安乎幸吾見之耳汝亟歸告若主彼今既
無所償逼之何益吾當為代還本錢可亟以元券来
債家聞之惶懼聽命即如數取付之其人感泣願終
身為奴婢不聽復以二百千資給之而去
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也為武安郡節度推官
有偽造印者吏皆以為當死抃獨曰造在赦前用在
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
免死一府皆服及知成都綿州民李孝忠聚衆二百
人私造符牒度人為僧或以謀逆告獄具抃不畀法

吏以意決之處孝忠以私造符牒餘皆得不死喧傳
京師謂忭既逆黨朝廷取具獄閱之卒無易也召為
殿中侍御史
范百禄字子功成都華陽人鎮兄鍇之子也提點江
東利梓路刑獄加直集賢院時熊本治瀘蠻事有夷
酋力屈請降裨將賈昌言欲殺以為功百禄諭之不
聽秪謂本曰殺降不祥活千人者封子孫奈何容驕
將横境内乎本瞿然即檄止之也
朱軾南豐人嘗預鄉薦家貧教學於里中歲暮得束

脩以其子歸至中途忽見田夫械繫悲泣道側問其故乃曰春月貸子青苗錢限滿而未能償官司鞭笞已極不若死之為愈輒問所負幾何曰三千五百輒盡以東脩依數奉為納官其人得釋

黃汝楫越人家頗富宣和中方臘犯境以財寶之物瘞于室將逃避忽賊黨執白旗來揖且拜黃懼認其人盖舊僕也云賊將拘掠士女閉之空室持金帛則贖之否則殺黃曰我所藏直士萬緡獻以贖其命悉發所瘞輦輸其營二千人皆得歸詣黃謝之歡聲如

雷紹興中為浦江令其子開閎閌閛闓皆登科
時邦義陽武人父為鄭州牙校補軍將吏部差押綱
至成都年已六十四歲婦方四十餘未有子謂其夫
曰我有白金百两可携至成都求一妾歸冀得子為
身後計邦義父至成都訪牙儈見一女甚華麗詰其
家世不對窺見以白布總髮恠而問之悲泣曰父本
都下人為州掾卒扶櫬至此不能歸鬻妾欲辦喪耳
邦義父惻然携金往見其母以助其行又為幹行計
同上道路中謹事掾妻至都下殯畢方辭歸妻迎問

買妾狀具以實告妻曰濟人危急爲德甚大當更爲
君圖之未幾妾有孕生邦美後舉進士第一官至吏
部尚書

楊提舉初爲越州錄事叅軍會太守禁盜甚嚴凡保
內有賊不即捉赴官而民家所失物皆保正長倍塡
之一日有盜入民家而主覺知持白捧趕賊一打仆
地遂執付保長保長爲其所苦遂縛以木刀擊之因
而致死其保長自認打殺更不抵諱獄具楊因閱案
驗狀有左肋下一痕長寸二分中間有白路一條楊

疑是背後趕打此一痕乃致命處恐非保長所打獄吏争以為案已圓成揚執不聽遂追元捕賊之人問果得其情及索到白棒首有裂路方知是捕賊人打之引法以登時打死罪止於杖保長遂免死其家感德畫其像供養以祝壽

蔣員外明州定海人輕財重義聞子姪不肖鬻田產者必隨其價買之既久度其無以自給復舉以還不取錢已而又賣既買又還至於數四者嘗泛海欲趨郡拖樓便旋為颶風所擊遂溺水舟人挽其衣救之

不可制舟行如飛方號呼次遥見一人冉冉立水上随風赴舟所視之乃蔣也急取之問所以曰方溺時覺有一物如蓬藉吾足適順風吹蓬相送故得至人以為積善之報云

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廬陵人紹興中監臨安府和劑局局門内失火延焼民家逺吏問死未報必大問寺吏曰假設火自官致當得何罪吏曰當除籍為民必大遂自誣伏坐失官吏得免死必大歸道謁婦翁婦翁肅客坐定門外雪交下僮子掃於庭婦翁不

樂意謂妻以女為門戶計既失官歛前望殊不為禮
復私訝前一夕夢掃雪迎宰相未知為何祥也唯必
大雨雪中至無他客姑留之宿必大既歸益自刻苦
讀書試博學宏詞科其至京師也寓一班直家直一
日携小冊自外至借觀則鹵簿圖也悉錄記之及入
試果以此命題中詞科歷官至宰相封益國公
虞允文字彬甫絳州仁壽人知太平州舊制民舉子
必納添丁錢歲額百萬小民貧而有子多不舉丁口
衰絕允文惻然憐之為措置蘆荻稅錢一色對補百

姓添丁錢百萬生靈鼓舞盛賜生子並舉丁口日增

先是允文艱於子孫明年雙誕二孫自茲子孫蕃衍

後拜僕射平章事謚忠肅

袁韶字彥淳慶元人父爲郡小吏給事通判廳勤謹無失歲滿當代不聽去後通判至復留用之因致豊饒夫妻俱近五十無子其妻資遣之往臨安買妾既得妾察之有憂色且以麻束髮外以彩飾之問之泣曰妾故趙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歿家貧故鬻妾以爲歸葬計耳即送還之其母泣曰計女聘財猶未足以

給歸費且用破矣將何以酬汝吏徐曰賤吏不敢辱
娘子聘財盡以相奉且聞其家尚不給盡以橐中資
與之遂獨歸妻迎問之曰妾安在告以其故且曰吾
思之無子命也我與汝周旋久若有子汝豈不育必
待他婦人乃育乎妻亦喜曰君設心如此行當有子
矣明年生韶後舉進士理宗時為參知政事
史秉直永清人祖倫因築室發土得金始饒於財金
末中原塗炭乃建家塾招徠學者凡士族陷為奴虜
者輒出金贖之遇歲大侵發粟八萬石賑饑者父成

珪悉散其家財唯存廩粟而已秉直尚氣義元太師
木華黎怒所向殘破秉直率里中老稚數千人詣謁涿
州軍門木華黎以其子天倪為萬戸而命秉直屯霸
州撫循有方遠近聞而歸者十餘萬家木華黎承制
以秉直行尚書六部事既而謝事歸鄉里卒年七十
一天倪後從木華黎徇河東還軍真定為兵馬都元
帥行府事言於木華黎曰中原粗定而所過猶鈔掠
非吊民伐罪意也木華黎乃下令敢有剽虜者以軍
法從事秉直次子天澤拜中書左丞相

嚴實字武叔泰安人仕元拜金紫光祿大夫從木華黎之弟帶孫取彰德既下又破水寨帶孫怒其反覆驅老幼數萬欲屠之實曰此國家舊民果何罪耶帶孫從之繼破濮州復欲屠之實曰百姓未嘗敵我豈可與執兵刃者同戮濮人免者數萬後大兵出襄鄧實在徐邳間以爲河南破屠戮必多乃載金帛往贖之且約束諸將毋敢妄有殺掠靈壁一縣當誅者五萬人實悉救之會大饑僵尸蔽野實命作糜粥全活者衆及卒遠近悲悼野哭巷祭旬月不已

廉希憲字善甫布魯海牙子也元既下江陵命希憲行省荊南下令凡俘獲之人敢殺者以故殺平民論爲軍士所虜病而棄之許人收養病愈故主不得復有立契券質賣妻子者重其罪仍没其直闗吏嘗得江陵人私書不敢發上之樞密發之世祖前其中有曰歸附之初人不聊生自廉相出鎮荊南豈惟人漸德化昆虫草木咸被澤矣世祖以爲希憲不嗜殺人故能爾也卒追封魏國公謚文正子六人孚行中書省事恪台州総管恂平章政事忱邵武路総管恒御

史中丞惇參知政事
賽典赤贍思丁一名烏馬兒回回人賽典赤猶華言
貴族也仕元拜平章政事行省雲南時蘿槃甸叛往
征之有憂色從者問故曰吾非憂出征也憂汝曹冒
鋒鏑不幸無辜而死又憂汝曹刼虜平民使不聊生
耳師次蘿槃城三日不降諸將請攻之贍思丁不可
使以理諭之蘿槃主曰謹奉命越三日又不降諸將
請進兵贍思丁又不可俄而卒有乘城進攻者贍思
丁大怒鳴金止之召萬戶叱責命左右縛之將誅諸

將叩首請免羅槃主聞之舉國出降繇是西南諸夷
翕然款附居雲南六年卒年六十九百姓巷哭交趾
王遣使為文致祭贈咸陽王諡忠惠子五人三為平
章一為元帥一為總管孫伯顏為中書平章政事
章太傅妻練氏素有賢德乃章得象之高祖母也太
傅仕王氏為刺史嘗出兵有二人得罪將斬之練氏
密使二人亡去後二人俱奔南唐為將攻建州時太
傅已死練氏居建州二將遣使以金帛遺練氏且以
一白旗授之曰吾將屠此城夫人植旗于門且吾已

戒士卒勿犯也練氏返金帛并旗不受曰君幸思舊
德願全此城之人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耳不願
獨生二將感其言遂罷大傅十三子其八子皆練氏
所生也

皇明徐達鳳陽人也長身偉貌剛毅英武年二十二
值兵起慨然有濟世之志杖策謁 太祖於軍門與
語奇之遂命師師戰無不利陳友諒寇池州設伏擒
其衆三千人副將常遇春欲盡殺之達不聽與張士
誠戰于阜林獲其衆六萬不戮一人暨入元都籍府

庫收貯啚封宮殿門以兵千人守之俾宦寺護視其嬪御禁軍士毋致侵擾人民安業市肆不移前後攻下城堡未嘗怒其固守拒師以屠之秋毫不擾於民官至丞相封魏國公賜第於舊内之南表其里爲大功坊年五十四薨追封中山王謚武寧賜葬鍾山之陰親製神道碑文又塑像祭于功臣廟子四人皆太祖所賜名長輝祖襲魏國公次添福授勳尉次增壽左都督次膺緒都督僉事女四人長太宗皇后次代王安王妃

揚少師榮建寧府人曾祖及祖以濟渡為生久雨溪漲溺死者順流而下他舟皆撈取物貨獨救人而不取物貨鄉人嗤其愚逮少師父生家漸裕有一道者語之曰汝祖父宜葬其地遂依其所指而定之即今白兔墳也後生少師

鄞人楊自徵初為縣吏存心仁厚守法公平時縣宰嚴肅撻囚流血滿前而怒猶未息自徵跪而寬解之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哀矜勿喜喜且不可而况怒乎宰為之霽

正統間鄧茂七倡亂福建朝廷起張都憲楷南征後委布政司謝都事搜殺東路賊黨謝求賊黨附冊籍凡不附賊者密授白布小旗約兵至日揷旗門首戒軍兵毋妄殺全活萬人謝即太學士遷之父也

屠康僖公朸為刑部主事宿獄中細詢諸囚情罪得其无辜者密疏其事以白堂官後遇朝審堂官摘其語以訊諸囚釋冤抑十餘人一時咸頌尚書之明公復禀曰輦轂之下尚多冤民四海之廣豈無枉者宜五年差一減刑官覈其罪而平反之尚書奏允其議

夢人告曰減刑之議深合天心賜汝三子衣紫腰金
屠諭徳應埈康信之子有文學存心尤厚有隣人負
其子孟玄銀賣屋基償之孟玄不受前銀另酬其直
隣人去吾房實直若干前因退債故多寫若干今若
還債當受若干餘不敢領孟玄曰汝不讀書尚知義
理況吾識字豈可見利忘義乎固與之及應埈歸隣
人叙其感激之衷埈驚曰爾之房已賣爾今何居曰
移某所埈取前契還其隣人戒家人曰世世毋相犯
也

種德新編卷下

前漢王翁孺曰活千人其子孫必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後漢盛吉為廷尉每至冬節獄囚當斷妻夜秉燭吉持丹筆夫妻相對垂泣

鄧禹嘗歎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

周世宗性絛急果於殺戮有忤旨者魏仁溥皆歸罪於已以營救之賴以全活者十七八人淮南之役所

獲敗卒凡千人仁溥從容白以隸軍鋒刃之下無横死者與夫歸罪於人以逃責者豈不相遠其貴顯宜哉

葉石林夢得云余在許昌歲值大水灾傷京西尤甚浮殍自鄧唐入吾境不可勝計令盡發常平所儲奏乞越常制賑之幾十餘萬人稍能全活惟遺棄小兒無由得之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以自畜乎曰然人固願得之但患既長或來識認耳余為閱法則凡傷灾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取乃知為此

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既棄而不有父母之恩已絶矣若人不收之其誰與活乎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即給内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皆使自明所從來書於券付之略為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者賞且分常平餘粟貧者量授以為資事定按籍給券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壑而置之襁褓此雖細事不足道然每以告臨民者恐緩急不及知其法或不能出此術也

閩人生子多者至三四子則率皆不舉為其貲産不

足以贍也若女則不待三往往臨蓐以器貯水纔產
即溺之謂之洗兒建劍尤甚四明俞偉仲寬宰劍之
順昌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為人所信服者列坐
廡下以奉置醪醴親酌而侑之出其文使歸勸其鄉
人無得殺子歲月間活者以千計故生子多以俞為
小字轉運判官曹輔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仲寬一
官仍令再任復為立法推行一路後予奉使於閩與
仲寬為婚家法當避仲寬罷去予嘗至其邑聞仲寬
因被差他郡還邑有小兒數百迎於郊雖古循吏蓋

未之有也儒有戒殺文甚詳行於世

蘇文忠公軾與朱鄂州書云昨王殿直天麟見過言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死天麟每聞其側近有此輒馳救之量與衣服飲食全活者非一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為安州司法方其在毋也其舅陳遵夢一小兒挽其衣若有所訴比兩夕輒見之其狀甚急遵獨念其姊有娠將產而意不樂多

子豈其應是乎馳往省之則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以按舉願公明以告諸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諭以禍福約以必行且立賞召人告官賞錢以犯人及鄰保家財充若依律行遣數人此風便革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緣公得活者豈可勝計哉

沙門島舊制有定額過額則取一人投之海中馬默處厚知登州建言朝廷既貸其生矣即投諸海中非

朝廷之本意今後溢額乞選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
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即詔可著為定制未幾馬方
坐堂上忽昏困如夢寐中見一人乘空來如世間所
畫符使也左右挾一男一女至馬前大呼曰我自東
嶽來聖帝有命奉天符馬默本無嗣以移沙門島罪
人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一人遂置二童乘黃雲而
去馬驚起與左右卒隸見黃雲東去後生男女二人
馬親語余如此 李元綱厚德録
太常少卿陳公希亮輕財好施篤於恩義少與蜀人

宋輔游輔卒於京師母老子少公養其母終身而以
女妻其孫端平使與諸子遊學卒與子恍同登進士
第
歐陽文忠公平生篤於朋友如尹師魯梅聖俞孫明
復卽卒其家貧甚公力經營之使皆得以自給又表
其孫于朝悉錄以官由是三族賴公之力其後昌熾
蕭敏之辟襄陽司法府捕強盜陳大漢十三人不獲
鄉民群行適符其數巡尉執送官不堪笞掠皆誣伏
公約法疑之白師移獄已而獲真盜闔府嗟異周益公集

滎陽呂公爲郡處令公帑多畜鰒魚諸乾物及筍乾蕈乾以待賓客以減鷄鴨等生物也

謝逸記曾魯公布衣遊京師舍於市側旁舍泣聲甚悲詰朝過而問之旁舍生意慘愴欲言而色愧公曰若第言之或遇仁人戚然動心免若於難不然繼以血無益也旁舍生顧視左右歔欷久之曰僕頃官于某以某事而用官錢若干吏督之甚急視其家無以償之乃謀於妻以女鬻於商人得錢四十萬行與父母訣此所以泣之悲也公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義

愛雖色衰則棄於溝中瘠矣吾士人也孰若與吾旁
舍生跪曰不意君之厚既小人如此且以女與君不
獲一錢猶愈於商人之數倍然僕[illegible]書卷納直不可
追矣公曰第償其直索其券彼不可則訟于官旁舍
生然之公即與四十萬錢約曰後三日以其女來吾
且登舟矣俟君於水門之外旁舍生如公教商人果
不敢爭携女至期以往則公之舟無有也詢訪舟之
人則曰其舟去已三日矣其女後嫁為士人妻逸自
言元祐八年至京師得於鄴郡黃正叔以為公墓刻

不載故惜其不傳因書其大略云

曾魯公放生以蜆蛤之類爲人所不放而活命之物多也一日夢被甲者數百人前訴既寤而問其家乃有惠蛤蜊數簍者即遣人放之夜復夢被甲者來謝

蘇東坡云余少不喜殺生時未斷也近年始能不殺猪羊然性嗜蟹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已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見餉蟹蛤者放之江中雖無活理然猶庶幾萬一便使不活亦愈於煎烹也非有所求覬但已親經患難不異鷄鴨之

在庖厨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爾惟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又曰今日從者買一鯉長尺有咫雖困尚能微動乃置水甕中須其死食生則放之

馮京字當世鄂州人其父商也壯年無子將如京師其妻授以白金數笏曰君未有子可以此為買妾之資及至京師買一妾立券償錢矣問妾所自来涕泣不肯言固問之乃言其父有官因綱運欠折鬻妾以為陪償之計遂惻然不忍犯遣還其父不索錢及歸

妻問買妾安在具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
子居數月妻有娠將誕里中皆夢鼓吹喧闐迎狀元
京乃生後遂作三元有詩號灊山集
胡則字子正提舉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得吏所匿
銅數萬斤吏懼且死則曰馬伏波哀重囚而縱亡之
吾豈重貨而輕數人之罪止籍爲羨餘仁宗實録
錢即字中道熈寧九年進士授安州司理初涖事吏
有誣服自盜抵死屬邑具獄上於郡公明其寃守將
喜而謂曰効縣獄當得賞荅曰治獄得情乃其職擠

人以論功非吾志也聞者歎服三衢有寃獄久不決屬部使者以閭里宿怨檄徃按治挾薦牘動公風欲鍛鍊以快其私至則析獄平允全活二十三人或問之對曰吾寧老死選中豈忍以數十人易一薦哉言行錄

趙鄰幾好學善著述太宗朝權知制誥逾年卒子東之亦有文前以職事死塞上家極貧三女皆幼無田以養無宅以居僕趙延嗣者久事舍人義不轉去竭力營衣食以給之雖苦不避如是者十餘年三孫女

且幼使其女與同處女之阮延嗣未嘗至其門三女皆長延嗣未嘗見其面一日至京師訪舍人之舊謀嫁三女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發聲大哭具道所以二公驚謝曰吾徒被儒衣冠且與舍人友而不能恤舍人之孤不迨汝遠矣即迎三女京師求良士嫁之長配職方郎中戚維之子次並適屯田員外郎張文勗之子三女皆有歸延嗣乃去徂徠先生石守道為之作傳以勵天下謂延嗣有古君子之行古烈士之操古仁人之心豈特僕夫之賢天下之賢也 湄水燕峻

彭思永八九歲時父尚書爲岳州從事公晨起將就
學舍得金釵於門外公默坐其處以伺訪者有一吏
徘徊久之問故果墜釵者也公即出付之吏謝以數
百金不受曰我若私之取釵不過於數百金耶
東軒錄云縣令鍾離權與鄰縣令許君結姻鍾離女
將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帚治地至堂
前熟視地之窊處惻然淚下鍾離君適見怪問之婢
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毬窩道我戲劇歲久矣而
窊處未改也鍾離君驚曰而父何人婢曰我父乃兩

政前縣令也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而更賣爲婢鍾離君遷呼牙儈問之復質於老吏具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鍾離君遷以書抵許氏而止其子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子吾特憐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之奩籠先求婿以嫁前令之女也更俟一年別爲吾女營辦嫁資以歸君子可乎許君荅書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何自專仁義願以前縣令之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良奥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此等事前輩之所常行今不復見矣

東坡記齊人劉庭式未第時議娶其鄉人之女既約而未納幣也庭式及第其女以病兩目皆盲女家躬耕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已許之矣雖盲豈負吾初心哉卒娶盲女與之偕老予偶讀唐摭言載孫泰山陽人少師皇甫穎守操頗有古賢之風泰妻即姨女也先是姨老以二女爲托曰其姊幼損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有廢病非泰何適皆服泰之義乃知古人已先劉庭式矣陳無已談叢亦云華陰呂君擧進士

聘里中女未行既中第婦家言曰吾女故無疾既聘而後盲敢辭呂君曰既聘而後盲君不爲欺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皆中進士第其一人丞相汲公是也

姚雄初爲將以女議定一寨主子無何寨主物故妻及子皆淪落後雄以邊帥赴闕奏計一嫗浣衣喜其士人家風問所從來嫗云昔良人守官邊寨有將姚其姓者許以女歸妾子今夫既喪無以自存方貨餅餌以自給姚曰爾尚記形容否嫗曰流落困苦不復省記姚曰雄是也女自許歸之後不與他族問望婚

来豈以父之存沒為問耶嫗泣下氣咽不語久之因
留嫗并其子易以新衣俱載還鎮遂畢其禮
林積劒南人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既卧覺床
第間有物逆其背揭席視之見一布囊其中有錦囊
又其中則綿囊實以北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
夕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商也林語之此吾故人
脫後至幸令來上庠相訪又揭其名于室曰某年某
月日劒浦林積假館遂行商人至京師取珠欲貨則
無有急緣故道處處物色之至蔡邸見其榜即還訪

林於上庠林具以告曰元珠具在然不可但取可投牒府中當悉以歸商如其教林詣府盡以珠授商府尹使中分之商曰固所願林不受曰使積欲之前日已為已有矣秋毫無所取商不能強以數百千就佛寺作大齋為林君祈福林後登科至中大夫生子又字德新為吏部侍郎 洪景盧夷堅志

范如圭字伯達授武安軍節度推官帥將斬人公白其誤帥已署不易也公正色曰節下奈何重易一字而輕數人之命帥瞿然從之

王質字子野文正之姪也通判蘇州嘗以病在告知州黄宗旦省視因言獄有盜鑄錢百餘人吾以術陰鉤得之質曰弋不射宿悪陰中於物也今殺數人而徒流者又數十百人公中之也宗旦大驚為貸其死罪而餘悉輕出之 仁宗實錄

王公質權知荆南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貲故後期問其用幾何以俸錢與之使婚或盜窃人衣者曰迫於飢寒而為之公為之哀憐取衣衣之遣去荆公比公為子産

孫立節字介夫爲桂州節度判官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被旨鞫吏士之有罪者麟因以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並按欲盡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吏當從法逗留不進諸將也旣伏其辜矣餘人可盡戮乎必欲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爲之我何預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定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孫東坡之友也坡作剛說曰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

司門郎中王繕濰州人治三傳春秋中第再調沂州
錄事參軍時魯簡肅公宗道方為司戶參軍家貧食
衆祿俸不給每貸於王猶不足則又懇王預貸俸錢
魯御下嚴庫吏深怨之訴魯私貸緡錢州弁劾王王
諭魯曰第歸罪某君無承也魯曰某貧不給以私于
公過實自某公何辜焉王曰某碌碌經生仕無他志
苟仰俸入以養妻子得罪無害矧以官物貸人過不
及免君年少有志節明爽方正實公輔器無以輕過
輒累遠業倘得罪何益卒明魯不知而獨得私貸之

罪魯深愧謝不自容王虔之裕如無慊恨也由是沉困銓曹二十餘年晚用薦者引對吏部狀其功過奏日有魯姓名時魯已參大政立殿中仁廟目魯曰豈卿耶魯遽稱謝具呈其實仁廟嘆曰長者也先是有私過者例改次等由是得不降等詔改大理寺丞仕至省郎累典名郡晚年田園豐腆子孫蕃衍壽八十九卒亦庇賢為善之報也 澠水燕談

長樂陳希頫至道中為果州户曹有稅官無廉稱同僚雖切齒而不言獨户曹數以大義責之兾其或悛

已而有他隙後稅官秩滿將行屬之小吏持其貪墨狀于郡曰行篋若干各有字號某字號其篋皆金也郡將盛怒以其事付戶曹俾陰伺其行則於關門之外羅致其所狀字篋驗治之聞者皆為之恐戶曹受命不樂曰夫當其人居官之時不能懲艾而使遂其姦今其去也反以巧吏之言害其長豈理也哉因遣人密曉稅官曰吾不欲以持訐之言危君事無當自白不則早為之所稅君聞之乃易置行李亂其先後之序既行戶曹與吏候於關外俾指示其所謂有金

者祠送之官他悉縱遣及造郡庭啓視則皆衣衾也
郡将釋然税官得以無事去郡人翕然稱户曹為長
者然而户曹未嘗有德色也

曹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晩年家頗豊
富一夕盗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隣舍子也令儀曰爾
素寠過何苦而為盗耶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
千足以資衣食如其欲與之既去復呼之盗大懼語
之曰爾貧甚負十千以歸恐為邏卒所詰留之至明
使去盗大感愧卒為良民郷吏稱君為善士君擇子

姪之秀者起學室延名儒以敎之子侄姪傑做繼登進士第今爲書南令族

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死盡以家財付孝基與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於塗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答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基怪之復謂曰汝能管庫乎答曰得灌園已出望外况管庫乎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其子馴謹無他過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復有故態遂以其父所委財

産歸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為鄉閭善士不數年孝
基卒其友數輩遊嵩山忽見旌幢騶御滿野如守土
之臣窃視專車者乃孝基也驚喜前揖詢其所以致
此孝基曰吾以還財之事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
劉留臺自少極貧專事趨謁歲久鄉人厭之不能自
存一日與其子同往泉州謁親表徐司户到泉州而
司户得罷憲司對移他郡復徒步歸至漳川市買浴
堂中拾金一袋浴畢託疾臥堂中終夕不去翌早有
一人號泣而至自言為商于外八年不歸只投拾得

金子八十五片以一袋盛之昨晚醉中與同携到此浴浴罷乘月行三十里始覺其金不見公遂舉以還之彼以數片遺公公一無所受及還人愈薄之責以拾金不能營生而復來相干公答以平生賦分止合如此若掩他人物以為己有必有禍災身且不保安用物為彼人辛勤所積一旦失去或不得還鄉或死非其命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吾是以還之惟安分以畢餘生耳未幾父子同膺鄉薦一舉登第官至西京留臺五十年間子孫趾美仕塗者二十有三人

江唐鄉影

查道淳化中初赴舉貧不能上道親族裒錢三萬遣
之道出滑州過父友呂翁家翁喪無以葬母兄將鬻
其女以辦襄事道傾褚中錢悉與之又與嫁其女又
嘗有僚卒女為人婢道贖之以嫁大族
沈內翰文通治杭州令行禁止人有貧不能葬及女
子孤無以嫁者以公使錢嫁數百人倡優養良家女
為己子者奪歸其父母
皇明太倉州吏顧某凡迎送官府主城外賣餅江某

家後餅家被仇誣盜贓染下獄顧集衆訴其寃得釋江有女年十七矣卜日送至顧所曰感公活命之恩貧無以報願持弱息爲公箕箒妾顧留之月餘使妻具禮送歸父母詢之女獨處一室顧未嘗近也父又携女而往顧顧復卻還後餅家益窘鬻女於商又數年顧考滿赴京撥韓侍郎門下辦事一旦侍郎他適顧偶坐前堂楹上聞夫人出趨避夫人見而召之旋跪庭中不敢仰視夫人曰起起君非太倉顧提控乎識我否顧莫知所以乃謂曰身即賣餅兒也賴其商以

女畜之嫁充相公小房尋繼正室秋毫皆君所致也第恨無由報德今天幸相逢當為相公言之侍郎歸乃備陳首末侍郎曰仁人盍揚之竟上其事孝宗稱嘆命查何部缺官遂除禮部主事 說聽增記

皇明陳智武昌咸寧人宣德末為江西布政使永豐賊曾子良作亂官兵戮之從賊嚴季茂等千餘人皆被執智謂其有因飢而被誘脅者不可令瘐死捐俸為粥賑之奏上得報決其首惡三十餘人脅從者皆宥免時有告富民與賊通者三百餘人智下令曰虛

實未可知宜自來衆悉詣官自白智諭之曰若能出粟濟飢民當貸爾衆稽顙流涕乞如命得粟萬餘石所活不可勝計正統元年召爲左都御史

景泰初王竑巡撫兩淮時徐淮大饑死者相枕藉竑盡所以救荒之術既而山東河南流民猝至竑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倉賑之近者人日飼以粥遠者量散以米流徙者給米爲道食被鬻者贖還用米一百六十餘萬石活數百萬人擇醫四十人空庾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死者給以棺爲叢塚人述其事爲救荒

錄上得玆奏大喜曰好都御史不然饑死吾百姓矣

釋寃録

前漢時潁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弟婦懷妊其長姒亦懷妊胎傷匿之弟婦生男奪取以爲己子論爭三年郡守黄霸使人抱兒於庭中乃使弟姒競取之旣而俱至長姒持之甚猛弟婦恐有所傷於手而情甚悽愴霸乃叱長姒曰汝貪家財欲得兒寧慮頓有所傷此事審矣長姒伏罪

後魏李崇爲楊州刺史縣民苟泰者有子三歲失之後見在趙奉伯家各言已子並有鄰證郡縣不能斷

崇乃令二父與兒各別禁數日忽遣吏謂曰兒已暴卒可出奔喪秦聞之悲不自勝奉伯嗟嘆而已殊無痛意遂以兒還秦奉伯果伏誣妄之罪

唐貞觀中衛州板橋店主張逖妻歸寧有魏州三衛楊正等三人投店宿五更早發夜有人取三衛刀殺逖其刀却納鞘中正等不知覺也至明店人趂正等拔刀血甚狼籍囚禁正等拷訊苦痛遂自誣上疑之差御史蔣常覆推至則總追店人十五已上集爲人數不足放散唯留一老嫗年八十已上日晚放出令

獄典與客覘之曰嫗出當有人共語者即記姓名勿令
漏洩果有一人共語即記之明日復爾其人又問嫗
使人作何推勘如是三日即並是此人當揔追集男
女三百餘人就中喚與老嫗語者一人餘皆放散問
之具伏云與逖妻姦殺逖有實奏之勑賜常綵二百
匹還侍御史

唐衛州新鄉縣令裴子雲有奇策部人王恭戍邊留
牸牛六頭於舅李進家養五年産犢三十頭例直十
千已上恭還乃索牛舅曰牸牛二頭已死秪還四頭

老牸餘並非汝牛所生拒諱不肯還恭恭忿之訴于
令尹子雲令送恭付獄禁令收追盜牛賊李璡璡惶
怖而至縣子雲叱之曰賊引汝同盜牛三十頭藏汝
莊內喚賊共對乃以布衫籠恭頭立南墻下璡急吐
款云三十頭牛揔是外甥牸牛所生實非盜得子雲
遣去恭布衫璡驚曰此是外甥也子雲曰若是則當
還牛更欲何語璡默然子雲曰五年養牛辛苦與璡
五頭餘並還恭一縣伏其明察
唐張松壽任長安縣令時昆明池側有刼殺賊奉勑

下十日内須獲如違限令甚峻松壽至行刼處撿蹤見一老姥樹下賣食徑以從騎馱来入縣供酒食經三日還送舊坐處令一腹心人等着有人共姥語者即捉来果有一人来問明府若為推勘即捉以布衫籠頭送縣一問伏欵并贓並獲時人以為神明

冀州有一老母遇刼唱盜行人為母逐之擒盜反誣行人屬日暮母及路人莫知所為符融曰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既還融正色謂後至者曰汝真盜也盜服罪其發姦擿伏如此盖融性明察能懸料

其事以為盜若善走則殆不被行人所獲以此測之
善走者是捕逐之人也

唐高祖舉義師於太原李靖與衛文昇仕隋守長安
乃收皇族害之及平關中誅文昇等次及靖靖言曰
公定關中唯復私讎耶亦為天下耶若為天下未得
殺靖乃捨之及為岐州刺史或有人希望聖旨告靖
謀叛者高祖命一御史往按之謂曰李靖叛狀實便
可處分御史知其誣因請與告事者偕行行數驛御
史佯失告狀驚懼異常鞭撻行典乃祈告事者曰李

靖叛狀分明親奉進旨今失告狀幸赦其命告事者乃以別狀與御史御史驗其狀與原狀不同即日還京以聞高祖高祖大驚御史具以狀奏請得不坐罪告事者伏誅

邴吉字少卿漢宣帝時陳留有一老人年八十餘家富而無子秪有一女已適人其妻已卒翁又娶一妻復生一子後翁死其妻育其子數年前妻女欲奪財物乃誣後母所生非我父之子郡縣不能斷聞於臺省吉為廷尉乃曰吾聞老人之子不耐寒日中無影

時八月中取同歲小兒均衣單衣諸小兒不寒唯老人之子變色又令與諸兒立於日中唯老人之子無影遂斷財物歸於後母之子前妻女受誣毋之罪

唐李汧公鎮鳳翔有屬邑編甿因耨田得馬蹄金一甕里民送於縣署沿牒將置府庭宰邑者慮公藏主守不嚴因使寘於私室信宿與官吏重開視之則皆為土塊矣甕金出土之際鄉社悉來觀驗遷有變更靡不驚駭以狀聞於府主議者驗云姦計換之遂遣掾就案其事里社咸共證焉宰邑者為衆所擠莫能

自明既而逼辱滋甚遂以易金伏罪雖辭欵具在未窮隱用之所復令拘繫僕隷鞫以刑辟或云瘞於糞壤或云投於水中紛紛枉橈結成其獄以案牘上聞浙公覽之愈怒俄而因有遊宴停盃語及斯事列坐賓客咸共驚歎時袁相國滋亦在幕中俛首略無所對浙公目之數四曰宰邑者非判官親懿乎袁相云與之無素浙公曰聞彼之罪何不樂之甚袁曰某疑此事有枉更當詳之浙公曰換金之狀極明若慮有枉當別有所見非判官莫探情僞袁曰諾因俾移獄

府中按事乃令閱甕間得土二百五十餘塊詰其初獲者則本質在焉遂於列肆索金鎔鑄與塊形狀相等既成始秤其半已及三百斤詢其負擔人力二農夫以巨竹舁至縣境計其大數非二人以竹擔可舉明其即在路之時金已化為土矣於是群情大豁宰邑者遂獲清雪汧公歎伏無已

後漢周紆字文通為邵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於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笑狀陰察視口眼中有稻芒乃

密問守門者曰誰載藁入城唯有廷椽耳又問鈐下曰外頗有疑吾與死人共語者否對曰廷椽疑君乃收廷椽拷問具服不殺人但取道邊死人自後莫敢犯之

唐閻濟美之鎮江南也有舟人傭載商賈之貨時有賈客所載甚繁碎其間有銀十鋌密隱之於貨中舟人潛窺之伺其下岸乃盜之沉於泊舩之所舩夜發至于鎮所點閱餘貨乃失其銀遂執舩夫而不捨職者擒之以見公公曰客載之家盜物皆然也問曰舩

上有何物曰搜索皆無公曰昨夜宿何所曰去此百
里蒲爻中公令武士與船夫同往索之公密謂武士
曰必是舟人盜之沉於江中矣爾可令楫師沉鈎而
鈎之其物必在若獲之必受吾重賞乃依公命鈎而
引之銀在篋中封署猶全而獻于公公劾之舟者立
承乃伏法

前漢時沛郡有富家公貲二十餘萬有男年纔數歲
失其母又無親屬有一女不賢公病困思念恐有爭
其財兒必不全因呼族人為遺書令悉以財屬女但

遺一劒云兒年十五以此付之其後又不肯與兒兒詣郡自言求劒時太守司空何武得其辭因錄女及壻省其手書顧謂掾吏曰女性強梁壻復貪鄙畏賊害其兒又計小兒正得此財不能全護故且俾與女內實寄之耳不當以劒與之乎夫劒者亦所以決斷限年十五智力足以自居度此女壻必不復還其劒當聞州縣或能明證得以伸理此凡庸何能用慮宛遠如是乎悉奪取財以與兒曰弊女惡壻溫飽十歲亦已幸矣於是論者乃服

後唐同光年故滄帥孔相循以邦計貳職權莅夷門
軍府事長垣縣有四巨盜有財產及敗所牽挽則四
貧民耳時都虞侯姓韓者則樞密郭崇韜之僚壻也
與推吏暨獄典等同議鍛成其款都不訊鞫但以四
貧民以代四巨盜款成而上孔公斷令棄市將赴市
親慮之則又卒無一言命領就法將過蕭屛回屢回
首向廳顧之公察之疑其情未究即復召問曰爾數
次回顧得非枉耶令吏卒緩詢之稍得其情對曰實
枉適何不言曰適引問之時蓋獄吏高其枷尾遂不

得言也請去左右因而細述公曰得非虐否對曰甚則已死之人豈圖延瞬息之生耶即命移於州獄俾郡主簿鞫之自韓已下凡受賂近數十人計贓約七千緡則並按而推之具欵而吐韓即使人馳告于崇韜崇韜移書於公公不諾即俱伏法四人獲雪屢畫像用答孔公德

晉陸雲字士龍為浚儀令人有被殺而不獲賊者雲録其妻無所問遣出寄令吏隨之曰有一男子與語便縛來果得之云與妻謀殺之

唐張元濟為武陽令以德教訓下百姓懷之元武縣與其隣封有人以牸牛依其妻家者八九年牛孳生十餘頭及將異居妻家不與本縣累政不能决其人詣武陽質於元濟元濟曰爾自有令長何至此也其人垂泣不肯退具言所以元濟遂令左右縛牛主以布衫蒙其頭將詣妻家村中云擒盜牛賊召村中牛悉集各問所從来處妻家不知其故恐被連及指其所訴牛曰此是女壻家牛非我所知元濟發蒙謂曰此即女壻可以牛歸之妻家叩頭服罪又嘗道逢一

老母種葱者結菴守之元濟謂母曰但歸不煩守也若遇盜當來告令老母如言居一宿而葱大失母以告元濟悉召葱地左右居人畢集元濟呼前立聽之果得盜葱者

唐呂元膺字景夫之鎮岳陽因出遊賞乃登高阜瞰原野忽見有喪轝者駐之於道左男子五人皆衰服而隨之公曰遠葬則汰近葬則省此姦黨爲詐也乃令左右搜索之棺木中皆兵刃乃擒之公詰其情對曰某盜賊也欲謀過江掠貨是以假喪轝使渡者不

疑公令効之吏有同黨者數十輩已於彼岸期集亦
擒之俱令付法
北齊太保任城王湝領并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水
浣衣有乘馬行人引妻換其靴而去者婦人持故靴
而詣州言之湝召居城諸嫗以靴示之曰有乘馬於
路被賊刼害遺此靴馬得非親屬乎一嫗撫膺哭曰
兒昨著靴引妻向妻家也捕而獲之
唐懷州河內縣董行成能察賊有一人從河陽長店
盜行人驢一頭並囊袋天欲曉至懷州行成於街中

見叱之曰彼賊住賊下驢来即承伏人問何以知之
行成曰此驢行急而汗非常行人也見人則引驢遠
過怯也以此知之收下獄有頃驢主尋蹤而至皆如
其言

唐張鷟字文成爲河陽尉有人言呂元者詐僞作倉
督馮忱書盜粜倉粟忱不認書元乃堅執不能斷鷟
取呂元告牒括兩頭唯留一字問是汝書即注云是
不是即注云非元乃注曰非去括即是元牒先決五
十又括詐僞馮忱書內一字以問之注曰是及去括

乃詐書也元於是叩頭伏罪又有一客驢韁斷並鞍失之三日訪不獲詣縣告鷟推勘急賊乃夜放驢出而藏其鞍其鞍可直五千文鷟曰此可知也遂不令秣飼將去轡放之驢尋鄉曰餵處乃令搜其家其鞍於草積下得之人伏其計智

唐天后時嘗賜太平公主細器寶物合兩石餘直黃金千鎰公主納之藏中歲餘取之盡爲盜所將矣公主言之天后天后大怒自召洛州長史謂曰三日不得盜罪長史長史懼謂兩縣主盜官曰兩日不獲賊

當死尉謂吏卒游徼曰一日必獲之如不獲先死吏卒游徼懼計無所出衢中遇湖州別駕蘇無名相與請至縣游徼白尉曰得盜者來矣無名遽進至階尉問無名曰吾湖州別駕也入計在茲尉呵吏卒何誣辱別駕無名笑曰君無怒吏卒抑有由也無名歷官所在擒姦摘伏有名每有盜者至無名前無得過者此輩應先聞之故見誣庶解圍耳尉喜請其方無名曰與君至府君可先入白之尉白長吏大悅降階執其手曰今日遇公吾當復生矣請述其由無名曰請

君聞于天后長吏由是奏之天后召而謂曰卿得賊乎無名曰願委臣取賊無限月日且寬府縣官吏仍以两縣擒盜吏卒盡以付臣臣為陛下取之亦不過數日矣天后許之無名計吏卒約曰十人五人為侶於東門北門伺之見有胡人與黨十餘輩皆衣衰絰相隨出赴北邙者可踵而報之吏卒伺之果得馳白無名往視之門伺者曰諸胡何向伺者曰胡至一新塚設奠哭而不哀亦撤奠即巡行塚旁咸相視而笑無名喜曰得之矣因使吏卒盡執諸胡而發其塚

塚開剖棺視之棺中盡皆寶物也奏之天后問無名
曰汝用何策而得此賊耶對曰非有他計但識盜耳
當臣到都之日即此胡出葬之時臣已見即知是賊
但不知其葬處今清明拜掃計必出城尋其所之是
知其墓賊奠而哭不哀明所葬非人也奠而哭畢巡
塚旁相視而笑喜墓無所傷也向若陛下迫促府縣
此賊計急必取而逃矣天后曰善哉賜金帛遷秩二
等

漢慕容彥超善捕盜為鄆帥日嘗有獻新櫻桃彥超

令付主者收之俄而為給役人盜食之主者白於彥超超呼給役人偽安慰之曰汝等豈敢盜吾所食之物蓋主者誣執耳勿懷憂懼可各賜以酒彥超潛令左右入藜蘆散於酒中既飲之立皆嘔吐則新櫻在焉於是伏罪

南梁顧憲之為建康令有失牛者盜與主兩俱認之不能制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知本主所居盜者伏罪

又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其壻主其貲而與

壻書曰他日分財即以六之三與子而七與女子長
立果以財為訟壻持其遺書詣府請如元約公閱之
以酒酹地曰汝之婦翁知人也時以子幼故以此屬
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其財三與婦而子與其
七皆泣謝而去服公明斷

樞密包孝肅公名拯字希仁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
舌者公使歸屠其牛鬻之既而有告私殺牛者公曰
何為割其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伏

大定閻唐公為寇氏縣令界有種瓜人一婦人因過

瓜圃摘一枚與其子瓜主執之詣官其瓜主意謂一瓜不能致罪又自摘三十枚以誣告其婦令曰人盜瓜挈何筐籠瓜主曰並無令即叱瓜主抱子並使盡拾其瓜至十餘枚已不能抱也遂伏誣告之罪

章廟時路伯通爲原武縣令有以種瓜爲業者一夕爲人盡鋤其苗遂詣伯通陳告以無明證即遣之翌日命於種瓜鄰近村莊盡借所有之鋤誑以他用令各書姓名潜舐鋤刃果有苦味者黙遣吏捕獲遂伏其罪

宋傳季珪為山陰令有賣糖賣針二姥爭一團絲詣
之季珪掛絲於柱鞭之有小鐵屑焉乃罰賣糖者復
有爭鷄者季珪問鷄早何食一云粟一云豆殺鷄破
嗉有豆焉遂罰言粟者郡人稱為神明

前漢時有一人持縑入市遇雨以縑披覆之後一人
至求庇蔭因授與縑一頭雨霽當別因爭云是我縑
太守薛宣字貢君呼騎吏斷縑各與一半使追聽之
一日君之恩縑主乃稱冤不已宣知其狀拷問乃伏
出風俗通

北齊彭城王浟為滄州刺史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以足疾行遲偶會一人為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朝告州浟乃命左右及府寮令散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而識之推獲盜者遷定州刺史又有人被盜黑牛上有白毛長史韋道建謂從事魏道勝曰使君在滄州日擒姦如神若獲此賊實為神矣浟乃詐為上府市皮倍酬其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又有老母姓王獨種菜三畝數被盜責浟令人密往書菜葉為字明日市中認之獲賊

後漢李惠仕爲雍州刺史曾有負塩負薪者爭一羊皮各言籍背之物惠謂州吏此羊皮可拷知主群下默然惠因令置羊皮於席上以杖擊之見少許塩屑使爭者視之負薪者乃伏罪

莊遵爲揚州刺史曾巡行郡内忽聞哭聲不哀而懼駐車問之荅曰夫遭火燒死遵疑焉因令吏守之有蠅集尸首吏乃披髻視之得鐵釘焉因知此婦與人共殺其夫也即按其罪

後魏高謙之字道讓爲河陰令先是囊盛瓦礫作金

以詐市人馬因而逃走詔令捕之譏之乃枷一囚立於馬市給言詐市馬賊欲刑之密遣人察市中私議者有人忻然曰無復憂矣遂執送案問悉獲其黨

唐垂拱年則天監國羅織事起湖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制書割取字合成文理詐為徐敬業反書以告及差使推光款云書是光書語非光語前後三使盡不能決奉勑令差能推事人劾之當見實狀曰張楚金可乃令劾之又不移前款楚金憂悶仰卧向窓日影透窓向日看之其字乃補葺作之平看則不覺

向日即見之因集州縣官吏索一杯水令琛取書投于水中字一一解散琛叩頭伏罪奉勑令决一百然後斬之賜楚金絹一百匹

唐李傑為河南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自理但云得罪於母死所甘分傑察其狀非不孝傑謂寡婦曰汝寡居惟有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無悔乎寡婦曰無賴不順於母寧復惜乎傑曰審如此可買棺來取兒屍因使人覘其後寡婦既出謂一道士曰事了矣俄將棺至傑尚冀有悔再三喻之寡婦堅執

如初時道士立於門外密令擒之一問承伏曰某與寡婦有私常爲兒所制故欲除之乃杖殺道士及寡婦却以持來棺盛之

魏護軍營士竇禮出不還營以爲没身其妻盈氏及男女詣廷尉高柔曰爾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妻曰嘗出錢與同營焦子文因追察子文色動應對失節於是叩頭首殺禮之罪

魏志胡質字文德爲常山太守東莞盧顯爲人所殺求賊未得質曰此士無讐而有少妻所以死耳乃悉

集比居少年有李若者見質而色動遂窮詰其情若
乃首殺顯之罪

唐杜亞字次公鎮維揚日有倚郭之巨富者邳店僮
僕埒於王侯之家父亡未朞有繼親在奉之不以道
母憤恚不勝後稍觧因元日上壽於母母賜觴於子
子受之欲飲疑酒有毒覆之於地地墳乃詢其母曰
以酖殺人上天何祐母撫膺曰天乎天乎明鑑在上
何當厚誣雖死不伏識者擒之至公府公問曰爾上
母壽酒從何来曰長婦執爵而致也又問曰母賜觴

從何來亦曰長婦之執爵也又問曰長婦何人曰即此子之妻也公曰爾婦執爵毒因婦起豈可誣其毋乎乃分於廳廁劾之由是夫妻同謀欲害其毋公得情皆令伏法

唐韋丹字文明之鎮江西也有倉吏主宰十年數盈五十萬斛因覆量欠負三千石公問之曰斯吏也主宰十餘年計欠三千石必不自取而費也必爲權要者所須乃即令搜索私家文案驗之果分用名曆具在因諭於諸吏曰爾等恃以威權取索於倉吏吏之

闕也豈獨倍塡又將代爾之罪令各據其所得限一
月納足則捨爾罪群吏頓首曰君侯以至明察下吏
之辜其等唯法合當刑責儻捨重罪則倍塡不恨矣
旣足吏釋錮而歸

王蜀時其下將帥鮮不好貨有許宗裔者令符杖節
獨守廉隅嘗典劍州民有致寇者燈下識認暴客迨
曉告巡捕吏驗而獲之所收贓唯綵絢紬丸贓主言
是本物其賊不禁拷捶遂伏其罪因而送州宗裔引
慮縲囚訴言綵絢紬丸乃是家物與被盜主逓相乱

詵宗嵛促命取兩家繰絲車又各責紬丸卷時胎心
復用何物一云杏核一云尾子因令相對開紬線見
杏核與因款同仍以絲絇安於車軖量其輕重大小
亦是因家本物即被刼主有妄認之過巡捕吏伏拷
决之䇿指顧之間乃雪寃枉

漢孫寶為京兆尹有賣饊散者今饊餅也於都市與一村
民相逢撆落饊散皆碎村民甘填認五十个賣者堅
稱三百餘枚因致喧爭巡者領赴太守太守引問無
證明太守鞫吏買饊散一枚秤知分兩都秤碎者扭

折立見元數其責主承伏虛誑之罪村民獲雪衆謂神明之政

晉張希崇鎮邠州日有民與郭氏爲義子自孩提以至成人因戾不受訓遣之郭氏夫婦相次俱死有的子已長時郭氏諸親與義子相約云是親子欲分其財助而訟之前後數政不能理遂成疑獄希崇覽其訴斷云父在已離母死不至雖稱假子孫二十年撫養之恩儻曰稱兒犯三千條悖逆之罪頗爲傷害名教安敢理認田園其生涯並付親子所訟人與朋儻

者委法官以律定刑聞者伏其明斷

張舉吳人也爲勾章令有妻殺夫因放火燒舍乃詐稱火燒夫死夫家疑之詣官訴妻妻拒不承舉乃取猪二口一殺之一活之乃積薪燒之察殺者口中無灰活者口中有灰因驗夫口中果無灰以此鞫之妻果伏罪

種德新編卷下 終

題種德新編後

余久聞士友間最稱吾伯厚氏常見有惻隱不忍之心心嚮往之盖以有不忍之心者必仁人君子也歲甲申余覊滯瀋館求書自遣伯厚氏偶以此編見示余卒業而歎曰有是哉伯厚氏之心也士之生世孰不願濟民而澤物哉然能推是心而終始及物者鮮矣已行之猶鮮況世及之乎今伯厚氏年踰耆艾位居列卿自幼至老由庳陟峻凡所歷踐皆以慈祥著聞其被不忍之心之德者固已多矣而其心汲汲然猶

恐有所未盡已既行之復詔其子孫以繼其志世寧有種而不獲者乎吾知伯厚氏之後終衍祉於无疆矣大抵凡事有為而為者久則怠觀伯厚氏之心愈久而愈不衰豈非誠實仁人君子也余於是乎益加敬重焉至於釋疑錄亦為吏之一方觀者毋徒資於口談則庶不失伯厚氏之意尓甲申季夏石室山人識

丁未六月　日

平壤府開刊

[illegible]澄九十章